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哲学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e

哲学家波伏娃

Michel KAIL

〔法〕米歇尔·盖伊/著 赵 靓/译

刘 铭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哲 学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e
哲学家波伏娃

Michel KAIL

[法]米歇尔·盖伊/著 赵 靓/译

刘 铭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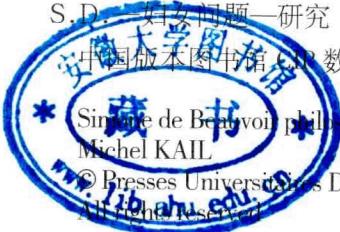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家波伏娃 / (法) 盖伊著；赵靓译。—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11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刘铭主编)

ISBN 978-7-5334-6181-2

I. ①哲… II. ①盖… ②赵… III. ①波伏娃,
S. P. ②妇女问题—研究 IV.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4631 号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刘 铭 主编

哲学家波伏娃

(法) 米歇尔·盖伊 著 赵 靓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 500 米 邮编：102600)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03 千
插页 2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181-2
定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62024258) 联系调换。

本丛书无意于一个宏大的文化目标，或者一种统一的编选理念，只是鉴于每位译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对某些学科细节的研究，愿意把自己阅读上的收获转换成汉语，带给我们思想上的些许快乐，些许思考，这个也许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

——刘铭

序言

写作本书的意图是双重的。首先，旨在以波伏娃为例证明：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女性哲学家存在，只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妨碍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我们觉得这种观念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但它似乎一再被重复。此外，引导您去关注的评论，意在彰显波伏娃提炼的那些概念的创新性。这些概念推行了一种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相信，同时作为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其重要性还有待探索。如此，唯物主义复兴了曾经启发古代唯物论的事物，复兴了自由的概念。

“他者”的问题，是这个新唯物主义旨在加以阐明的要点。这是西方哲学的经典问题，它致力于以普遍的方式来界定存在于同一与他者、同一性与相异性之间的可能关联。与此相反，西蒙娜·德·波伏娃则指明，相异性是一种虚空的抽象，她用“相异性的制度”进行了替代。这样，男性统治试图证实的话语——“男性的”意识形态——将女人们关闭在“绝对他者”的范畴中，并剥夺了她们与世界的关系，用波伏娃的语言讲，就是她们的超越性。将女性归列于“绝对他者”的范畴之内，即重新将她们带回所谓“永恒的女性”之列，或者将其规划到

其他术语之中。或者说，这并不是相异性唯一可能的表现，也不是其可能实现的唯一制度，即通过一种严格的去自然化，波伏娃向我们确认，在一种谋划解放的框架里，我们能够预测到一种按照互惠性的要求组织起来的相异性的制度。

通过强调压迫者是如此担心自身的削弱乃至毁灭，另一方面，也为了指出被压迫者的超越能力和他们对世界作出谋划的能力，波伏娃开了一节重要的政治哲学课。对统治进行分析的研究者以及批评者，通常支持这种观点——统治是建立在对物的占有之上的，是对他人的占有的发展。波伏娃的论证则提醒我们，反之也能成立，对他人的占有不仅是第一位的，也为对物的占有提供了入口。换句话说，政治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当前的支配性话语在其自由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的版本上，将经济现实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即“经济论者”的话语），通过对政治首要性的真理的遮蔽，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支配性。波伏娃所指明的真理为妇女以及所有的被压迫者提供了解放的手段。

米歇尔·盖伊

2012年11月20日于巴黎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e politique

L'ambition de cet ouvrage est double. Montrer, avec l'exemple de Simone de Beauvoir, qu'il y a eu, qu'il y a et qu'il y aura des femmes philosophes, et que seule l'idéologie patriarcale empêche de s'en rendre compte. On devrait pouvoir penser que cette démonstration n'a plus de raison d'être ; il semble cependant qu'elle doive être répétée. Au-delà, le souci qui anime le commentaire que vous allez lire est de mettre en lumière les innovations conceptuelles originales auxquelles procède Simone de Beauvoir. Celles-ci mettent en Suvre les principes d'un matérialisme renouvelé, un matérialisme antinaturaliste, dont les enjeux sont encore, croyons-nous, à explorer. Un tel matérialisme redonne vie à ce qui fut l'inspiration du matérialisme antique, celle de la liberté.

Un point permettra d'illustrer ce qu'un tel matérialisme promet : la question de l'autre. C'est une question classique dans la philosophie occidentale, qui s'attache alors à définir,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articulations possibles entre le même et l'autre, entre l'identité et l'altérité. A rebours de cette tradition, Simone de Beauvoir remarque que l'altérité est une abstraction vide, à laquelle elle substitue ce que l'on pourrait appeler des « régimes d'altérité ». Ainsi, le discours qui prétend justifier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 l'idéologie « masculiniste » - enferme-t-il les femmes sous la catégorie de l'Autre absolu, les privant par là d'une relation au monde, c'est-à-dire, dans le vocabulaire de Beauvoir, de leur transcendance. Ranger les femmes sous la qualification de l'Autre absolu revient à rapporter ce qu'elles sont à un soi-disant « éternel féminin », en d'autres termes à les naturaliser. Or telle n'est pas la seule manifestation possible de l'altérité, tel n'est pas le seul régime d'altérité envisageable : en opérant une dénaturalisation rigoureuse, nous devenons capables, nous assure Simone de Beauvoir, d'anticiper, dans le cadre d'un projet d'émancipation, un régime d'altérité organisé selon une exigence de réciprocité.

En insistant sur le fait que les dominants sont si préoccupés d'affaiblir, voire d'annihiler, la capacité de transcendance des dominé(e)s, leur capacité de se

projeter dans le monde, Beauvoir délivre une leçon de philosophie politique décisive. Le plus souvent, les analystes, y compris critiques, de la domination soutiennent qu' elle est fondée sur la maîtrise des choses, avancée comme la condition de la maîtrise des autres. L' argumentation de Beauvoir nous convainc que c' est l' inverse qui est vrai, la maîtrise des autres est première et donne accès à la maîtrise des choses. En d' autres termes, le politique est premier, l' économique, second. Le discours dominant actuel, dans sa version libérale ou matérialiste mécaniste, qui présente la réalité économique comme déterminante (discours dit « économique »), sert à renforcer la domination en masquant la vérité de la primauté du politique. Vérité que Beauvoir enseigne, offrant aux femmes et à tous les dominés, le moyen de leur libération.

Le 20 Novembre 2012

Michel Kail

引言

针对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哲学，法国学界现有两本研究专著，一本是米歇尔·勒德芙（Michèle le DSuff）在1989年所作的精彩分析^①，另一本是艾娃·格瑟琳（Eva Gothlin）在1996出版的系统报告^②。作为研究波伏娃的理论的基础以及必不可少的参考书，这两本书足以使我们确信，波伏娃是一位哲学家。

既然不再需要证实波伏娃哲学的资格，那么我选择将评论定位在其理论话语的特质之上：她在《第二性》导论中宣布，女性的依赖性并不是一个事件的结果或者一种未来，而在于它尚未达成（elle n'est pas arrivée）。这个句子是如此令人困惑，促使我们去探究它的神秘。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对波伏娃的哲学文本——从《第二性》之前的作品开始——作了系统阅读，以清点究竟哪些概念

①【译者注】《学习与纺车》(*L'étude et le rouet*)，巴黎瑟伊出版社(Le Seuil)，1989年。

②【译者注】《性与实存：波伏娃的〈第二性〉》(Sex and existence: Simone de Beauvoir's *The Second Sex*)，伦敦大学阿思隆出版社(London, Athlone)，1996年。

哲学家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ie

被作者接受了，又或者被作者进行了提炼和再创造，从而组织和论证这一经典之作。对此，我将始终保持对文本的贴近。

目 录

序言 / 001

引言 / 001

何为世界？ / 001

波伏娃、萨特与梅洛-庞蒂 / 017

波伏娃，政治哲学家 / 035

自由与压迫 / 049

悖论与自由 / 071

性与境遇：以萨德为例 / 085

论证话语：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 103

一切尚未达成 / 125

参考书目 / 139

附录1 波伏娃的作品 / 148

附录2 关于波伏娃的传记和研究作品 / 151

译后记 / 156

何为世界？



在《第二性》的导论里，波伏娃展开了一个原初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获得人们应有的辨析和评价。大部分评论都指出她对自然主义（naturalisme）的拒绝，并揭示出在极其严格的意义上，波伏娃有时候却是勉力地坚持这一立场的。这些评论，都以或显或隐的方式，使这位哲学家变身成为启蒙批评的继承人，忙于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区分。

这种区分是对波伏娃论证方式的一个标记，它实质上导致了对这一问题的偏离。波伏娃不会接受这种假定，若照此则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已知事实（*donné naturel*），人类得以摆脱对方，并用来改造对方。在她的论证里，受惠于“世界”（*monde*）这一概念，自然和文化的区分可以被取消，梅洛·庞蒂和萨特从一种现象学的本体论（*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的角度描绘过这一概念。在波伏娃对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批评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区分的去势。她宣称，这三种话语并没有摆脱这一区分模式，也没有察觉到自身的男性统治，这使论证变质成了一种证实。在扎根于这种区分的同时，这些话语的发起人拒绝理解这一点：它们自己扎根于一个由人类（雄性）建构的世界，他们拒绝接受这种质疑。在这种话语里，创造出了一个男性世界的价值观，而文化与自然的区分，正是这些话语的基本架构，因此必然不会忽略对如此世界进行提升。

波伏娃清楚地意识到，通过立足于解疑释惑的一系列因果关系，这种区分妨碍了对男性统治的评价。相反，整本《第二性》都在致力于产生一种拔高到现象层次的话语。为了对波伏娃的论证作比较清晰的分析，就有必要首先内化这一要求，概念的创造同样是哲学话语应有的标志。因此要记住，文化与自然的区分并不是波伏娃论证的定位准则，而是被她批评的那些话语总和的一部分。

在开头三页的总结评论中，波伏娃写道：“如果这些哲学话语的功能不足以定义女性，如果我们也拒绝通过‘永恒的女性’（éternel féminin）来解释这个功能，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哪怕是以临时判决的名义，宣布地球上存在着女人，那必然会出现一个疑问：‘女人是什么？’”（波伏娃，《第二性》第1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9年，第13页）

或者说，问题就在于事实本身，之所以被提出，就是因为有一种人性存在（être humain），一种完整的人性存在——男性的存在。正是通过他的凝视，女性的存在——作为从属性的、否定的存在——才被定义。因此“这种绝对的人性就是男性”。（同上，第14页）既然女性的身体是通过她的生理——卵巢和子宫——来理解的，而男性的身体却“与世界保持着一种直接和自然的关系，借由这个世界，他是从客观上被理解的；但是，

通过对女性的全部规定：障碍或者牢狱，他却认为她的身体是累赘的”。（同上，第15页）女性的定义由男性来决定：她是“le sexe”^①，而他是主体；她是“他者”（Autre），而他是“绝对”（Absolu）。

“他者的范畴同意识一样是原创性的。”（同上，第16页）首先，它不能被放置在性别区分的标记之下，也不依赖任何经验材料。它是一种超越性的状况。波伏娃补充说，不能被理解的是，如果我们接受黑格尔的思想，在他人意识的凝视中，会察觉到一种最初的敌意；主体只能通过直接面对它的方式才能定位，只能将它打发到非本质性（inessentialité）中，才能标记出自身的本质性（essentialité）。正如他人意识使主体面对同一个意图，会使主体认识到一种互惠性（réciprocité）。两性之间的关系，却不遵守这个规则：其中一个性别定位为唯一的本质性，而另一个性别却作为绝对的他者。这是一种没有相对性的关系。因此，波伏娃立即提出，需要了解为什么女性不能反抗男性霸权，或者说：“女性的臣服从何而来？”（同上，第17页）

当然，还存在着他者（Autre）被作为一种绝对的他者（autre）来建构的其他形式，或者是多数人立法于少数人身上（美

^①【译者注】此处保留原文，这是一种谑语，也是集体名词，一般是对女人的总称，也指男、女性器官。

国黑人），或者是一个发生在某个地点的重大事件（被殖民者），也有历史发展的原因（无产阶级），但是，“如果说并不是一直存在着无产阶级，女人却一直存在，她们由于生理结构而成为女人；而且远不是历史所揭示的那样，她们总是从属于男性：她们的依赖性不是一个事件的结果或者一种未来，而是尚未达成”。（同上，第18页）女性的依赖性是一种现实，既不是时事性的（événementielle），也不是生成性的（devenue）。女性的依赖性是非历史性的，女性的相异性（altérité）使她自愿献身于绝对。既非事件也非生成，这种从属性自发地被阐释为一种自然事实。通过肯定以下事实，即“自然并不比历史现实更加真实，自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已知事实”，（同上，第18页）波伏娃抓住了这种自发性的冲动。

这就是波伏娃这一远见分析的对象，“女性的依赖，尚未达成”。这个对象是绝对新颖的，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性的资源和论据允许对它进行理解。既不是自然的结果，也不是事件的结果，更不是未来。因此，被诉求的三种话语——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继导论之后，在“命运”的标题之下，立刻就被划定了各自的局限性。在专业话语之外，它们是怎样被描述的？它们的共同缺陷又在哪里？它们分享了一种确信，即这“已经达成”（C'est arrivé）。如果事物达成了，那寻找它们的原因或者结果就足够了，它们就应该是生理的、象征